

M I N G J I A T U I J I A N

M

名家推荐丛书

MINGJIATUIJIAN

程德培 主编

名家推荐

2003年最具阅读价值

中篇小说

(上卷)

16位名家推荐

贾平凹 方方 北北 陈昌平

吴玄 麦家 张欣 艾伟等

名家年度佳作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M I N G J I A T U I J I A N

名家推荐  
2003年最具阅读价值  
中篇小说

(上卷)

**16**位名家推荐

贾平凹 方方 北北 陈昌平

吴玄 麦家 张欣 艾伟等

名家年度佳作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家推荐 2003 年最具阅读价值中篇小说(上下卷)/程德培主编.  
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3

ISBN 7-80681-337-3

I. 名... II. 程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9935 号

---

名家推荐 2003 年最具阅读价值中篇小说(上下卷)

---

主 编:程德培

特约编辑:朱小如

责任编辑:汝 东

设计制作:夏季风工作室

出版发行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

http://www.sassp.com E-mail:sassp@online.sh.cn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

开本: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张:21.5

插页:8

字数:600 千字

版次: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80681-337-3/1·043

定价:46.00 元(上下卷)

---

# 写在前面的话

◎编者

可以说,没有众多名家的积极参与,这套与众不同的年度选本是不可能诞生的。

在此,我们向下列各位推荐者表示衷心的感谢:

## 推荐作家、评论家名单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光东	王宏图	邓一光	古 耜	叶兆言
白 烨	朱小如	刘醒龙	关仁山	毕飞宇
红 柯	孙甘露	李子云	李敬泽	杨 扬
吴 玄	吴义勤	吴其尧	何 锐	宋炳辉
迟子建	张 生	张廷俊	张 闳	张 炜
张 柠	张 陵	张颐武	张燕玲	陈 村
陈世旭	陈思和	林建法	周 涛	宗仁发
荆 歌	郜元宝	洪治纲	洪清波	贾平凹
贾梦玮	谈瀛洲	盛子潮	韩石山	蒋丽萍
程永新	谢有顺	熊学亮	潘凯雄	穆 涛

二〇〇三年十二月

◎编者  
写在前面的话

# 目录(上卷)

## CONTENTS

按推荐日期先后排列

- 001 编者 = 文 写在前面的话
- 001 北北 = 文 寻找妻子古菜花 ..... 古 韫推荐
- 037 凡一平 = 文 怀孕 ..... 朱小如推荐
- 083 贾平凹 = 文 艺术家韩起祥 ..... 贾平凹推荐
- 118 陈昌平 = 文 汉奸 ..... 程德培推荐
- 174 徐虹 = 文 起风了 ..... 张颐武推荐
- 211 陈希我 = 文 我们的骨 ..... 谢有顺推荐
- 244 艾伟 = 文 小姐们 ..... 洪治纲推荐
- 289 陈昌平 = 文 英雄 ..... 宗仁发推荐
- 322 巴桥 = 文 阿瑶 ..... 贾梦玮推荐

●古 耘推荐

# 寻找妻子古菜花

◎北 北 / 文

## 上 部

29岁的李富贵挑起担子出发的日子，正是一年中雨下得最大的那天。

雨下得很大，箭一般一条条刺下来，直戳地上，地上出现一道道小坑。李富贵不戴斗笠，不披雨衣，他挑起担子，拉开门，腿一抬就跨了出去。几分钟后，村里人就看到竹竿一样高瘦的李富贵像一道闪电出了村子，拐入小道，上了大路。有人叹了口气，有人发了会呆，他们认为李富贵傻掉或疯掉了。大大咧咧爱说爱笑的李富贵这一年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一句话，李富贵不说话，眼睛也不看人，李富贵走过来走过去，对谁都不理睬。

◎北 北  
寻找妻子古菜花

这个村叫桃花村，名字挺好听，村子却不好看。从村口往里数，数过两百幢房子，就把整个村子数遍了。而数遍村中所有房子之后会发现，能够在黄土垒起来的外墙上再抹上一层白灰，这就是须仰望的好房子了。得理解桃花村的现状，桃花村是县城最边远的地方，也是海拔最高的村庄，一座山又一座山，挡在了桃花村的前面，外面的世界跟桃花村没什么关系。

现在李富贵要走了，到外面世界去了。雨哗哗地扑打着李富贵，把他眼睛打眯成一条线，把他衣裳打得湿漉漉皱巴巴地贴到身上。路有些滑，桃花村的路还从来没有被水泥铺过，黄泥沙的路面，浸了水后，软了，黏了，踏在上面，犹如陷入一片大年糕，左一脚深，右一脚浅，歪来斜去。但是李富贵的行进速度并没有受到影响，李富贵仍然闪电般往前走。担子在他肩上晃着，吱吱呀呀响着。担子不重，包着塑料布，猜得出来，那里头有被褥，还有几件换洗的衣裳。

那个木匠是李富贵自己叫来的，所以李富贵不理人，不跟人说话，并没有多少道理。李富贵去了趟 30 公里外的尚干镇，除了带回肉，带回鱼干、布料、毛线、鞋子、肥皂、味精盐巴等等之外，还带回一个人，那是一年零一个月前的事了。有人问：富贵呀，是你的什么亲戚吧？李富贵呵呵笑着，大声答道：不是亲戚，是木匠，我要打个衣柜哩。差不多整个村子都听到李富贵的声音，即使没有亲耳听到，转眼间也早有人转告了。衣柜？桃花村的人能有个箱子放衣服就算不错了，哪有那么多的衣服可放啊？就是古菜花也不能例外，古菜花虽然有模有样的，眉是眉，眼是眼，身子该凹该凸都不含糊，但古菜花冬两套、春三套、秋四套、夏五套，她的衣服扳着手指头也数得过来，哪至于打个衣柜来装呢？这就是李富贵自己的不是了。

衣柜是用杉木来做，李富贵自家种的杉木。先前他早已砍下几根晾在那儿，木匠说不够，李富贵提着斧头出去，眨眼间就拖着飘着清香的木头回来了，一根不够，他再砍一根，再不够他再砍。没有八年十年，一棵树是长不成那么粗的，为了衣柜，仅仅为了衣柜，说砍就砍

了，村里人唏嘘着，啧啧着，李富贵却拍拍手，朗声问木匠够不够，不够再砍。木匠皱着眉，看着李富贵，看着古菜花，看着刚刚失去生命的杉树，好像在做什么比较。李富贵咧开嘴呵呵笑着追问道：够吧？够不够？木匠不看他，继续看木头，木头像艺术品似的让木匠歪着头看了又看。李富贵以为木匠心疼木头，他搓着手，围着木匠碎步走来走去，李富贵说，喂喂喂，你说够不够？够不够了呢？木匠不说够，也不说不够，木匠说，新木头做不了衣柜，得晾着，不晾干了，做出的东西眨眼就变形了。李富贵说，变形了可不行，怎么能变形呢？不能变形，变形了怎么放衣服？木匠说，那就不能急了，那几株老木头我先开工吧，新的，锯了它们，搁到风口上，吹十来天也行了。木匠嘴里呵出浓浓的烟味，那味道与桃花村人抽的旱烟不一样。木匠的眼神也与桃花村人不一样，木匠总是斜着眼看人，木匠的眼珠子好像从来没有放在眼眶的正中过。

木匠姓许，他只说自己姓许，其他的，他没有说。

许木匠在院子里拉起了架势，他在院子里锯呀，刨呀，钉呀。刚刚入夏，阳光灼灼发白，阳光把许木匠的影子拉长，压扁，再拉长，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。

柜子高三米，宽四米，这个尺寸是许木匠定出来的。李富贵对许木匠说，我要打个衣柜。许木匠说，行。李富贵说，衣柜要弄得实用又好看。许木匠说，行。于是李富贵就叫许木匠跟他走，到桃花村，到李富贵家。

李富贵家是在两年前建起来的，那时山上的第一批松木砍下，运出，卖掉，就用这钱，李富贵盖了屋，娶了亲。房子当年仅盖了一层，但外墙抹了白灰，十分鲜亮，新媳妇古菜花开心死了，眼睛笑得眯成两条缝，白洁细密的牙齿充分往外露，被阳光一照，熠熠发光。半年后，房子又加盖一层，外墙还抹白灰。多么宽敞亮堂的房子！许木匠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，指间夹着烟，偶尔吸一口，吐一口，然后斜着眼问，你们想做什么样的衣柜？李富贵一怔。李富贵本来以为来了木匠，有了木材，衣柜就可以一点点做起来了。想做什么样的衣柜？衣柜不就



是衣柜吗，又实用又好看，就行了。许木匠说，衣柜的式样千万种，规格万千样，你们要做哪一种？李富贵挠挠头，看看古菜花。古菜花也看着他，又看着许木匠。古菜花说，就按城里人的做法吧。城里人怎么我们就怎么做。许木匠鼻孔中哼出一口气，眼珠子翻了翻。城里人的做法？许木匠说，城里人装修讲究着哩，一套房子少说也是十万二十万投下去，城里人谁还孤零零做一个衣柜？城里人的衣柜是一整排一整排做过去的，顶天立地，嵌在墙内，搬不动移不走。李富贵有点抱歉地笑笑，拍拍许木匠的背。李富贵说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做，就听你的，你见过世面，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许木匠重重吸一口烟，右手做成手枪状，拇指支着下巴，食指与中指夹着烟往前竖。许木匠这个样子挺好看的。许木匠歪着头，看了看墙，看了看地，来回走几步，说，那就做个三米高四米宽的柜子吧，靠在这个墙上，气派。

一个月后，做好的衣柜果然气派，立在那里，像一位霸道的美人，毫不客气地将整面墙占去。李富贵动了心眼，寻思着上山再砍些木头来，再做一两样家具。但许木匠却要走了，许木匠讨了工钱，收拾了家什，他走了。

古菜花也走了。李富贵的妻子古菜花一个招呼都不打，就走了。有人看见，古菜花是同许木匠一起走的。

## 二

村里人说，古菜花如果是桃花村的，就不会走掉，古菜花不是桃花村的，所以走掉了。

李富贵满二十七岁才跟古菜花结婚。桃花村二十七岁以后才结婚的人多得是，一点不奇怪，但李富贵二十七岁才结婚就很怪。李富贵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缺钱，他不缺钱，李富贵承包的那一山的树林子都是钱，一片片树叶就跟一张张钞票似的，可李富贵也挨呀挨，挨到二十七岁，遇到古菜花，结成了婚。结了婚不到一年，古菜花却走了。

雨真大，雨打得李富贵睁不开眼，但他走得还是那么快，脚踩烂泥，吱吱作响。

二十七岁那一年，李富贵也是这么快地走过古家村。他直着腰身，迈着大步，从古家村望不到边的茉莉园旁走过。茉莉正在开放，娇小玲珑，吐着芬芳。李富贵深深吸几口，他喜欢茉莉，茉莉的气味比松脂更香醇清新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歌声唱起来，不是李富贵唱，是一个女的，女人的声音。循声望去，李富贵看到茉莉花一样清爽洁净的古菜花。古菜花戴着斗笠，套着手袖，腰间系着一个竹篮，双手蜻蜓点水般在茉莉花丛上越过。别人摘茉莉只是两手动，古菜花腰肢也动，手上摘满了花，就腰一扭，放入了竹篮，再一扭，手又动起来。别人低头摘花，默然无声，古菜花却唱歌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李富贵停下来，听着歌。又蹲下来，脸往上仰起，试图看一看古菜花的长相。斗笠的阴影遮住了五官，李富贵什么也没看清，但李富贵心跳很快，心好像一下子大了几圈，在胸膛里翻腾着，噗噗噗，响得吓人。

古家村的人看不起桃花村，桃花村一直被看不起，没有法子，桃花村太偏了，太穷了，县里每年第一笔救济款总是给了桃花村。古菜花后来告诉李富贵，如果知道他是桃花村的，她是不会开口唱歌的。大太阳底下摘花，并不是多诗意的活儿，汗像溪水一样不停地淌着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美丽的茉莉花必须被太阳狠狠一晒才发得出芬芳，拿到茶厂去才能卖出好价钱。古菜花不喜欢茶，一喝茶胃就胀，胀得吃不下饭，还隐隐作痛，但是每年夏季，太阳最毒的时候，她都得下地去摘茉莉，摘下的茉莉卖到茶厂去做茉莉花茶。这时她看到一个男人，五官清秀，个子高壮，从路的那一头，迈着大步，风一样急速而来，于是她嗓子痒了，她张开了口。古菜花说，早知道你是桃花村的，我打死都不会唱的，我昏了头，把自己唱到桃花村了。李富贵嘿嘿笑起来，李富贵笑得非常舒心，还有几分得意。古家村最漂亮的女孩古菜花，他把她娶到了桃花村。他盖了房，抹了白灰，把古菜花娶进来，古菜花那时也是开心的，古菜花好像一直都很开心，有说有笑，常常靠过来，蹭着李富贵的身子撒娇，偶尔还学学电视里的人，在李富贵脸上亲一口，咬一口，咯咯咯地笑。可是有一天，她却突然走了，连个招呼也不打，她走了。

李富贵的存折，在结婚那天就交给了古菜花，全部交给。还有一条金项链，一对金耳环，两个金戒指。古菜花走了，存折和金器并不带走，古菜花把它们用红布包好，塞在枕头底下，李富贵的枕头。她是两手空空地走的，除了两身换洗的衣服，她什么也没带走。

李富贵打了个哈欠，再打了个哈欠，他是朝天打的，所以雨水哗啦啦灌进嘴中，李富贵转动舌头，重重一咽。他听到咕噜声，还感觉到雨水与食道的轻轻摩擦，他又重重一咽。

今年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，今年雨一直没有，一天接一天阳光都明晃晃的。已经有树枯死了，去年新栽下的树，但李富贵不管。李富贵曾经把树当爹一样孝敬着。他写了一个比簸箕还大的牌子，挂在半山。牌子上有四个字：树是我爹。谁实在缺钱，急着救命，找李富贵借可以，给一点也可以，但不能偷砍树，砍树就要拼命。树是我爹，也就是李富贵说得出这样的话。但这一年山上的树你追我赶地枯死去，李富贵不管。

是奈月来告诉李富贵的，奈月到山上去，转一转，眉头皱到一起。树枯了，她对李富贵说。李富贵没有答，甚至看都不看她一眼。树枯了，再不浇水，会枯死更多。李富贵还是没有答。奈月就不再说话了，她坐下，坐在李富贵的对面，两人间隔着一张桌子。奈月看着李富贵，李富贵不看她。

上了高中后奈月就经常这么看着李富贵，他们是同班同学，都在尚干镇中学寄宿，一星期才能回桃花村一趟。回村的路上李富贵总在不停地说着话，学校里的，班上的，老师的，同学的，各种各样的事李富贵都知道，李富贵是校学生会副主席。奈月看着他，一直看着他。没有比奈月更不爱讲话的女孩了。奈月一天讲不了几句话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她根本不想开口。高中三年，他们一起走了三年，李富贵一路喋喋不休说了三年。三年后，李富贵没有考上大学，虽然惋惜，却没有人奇怪。李富贵表现好，品行好，组织能力好，学习成绩却是一般般的。奇怪的是奈月，奈月也没有上录取线。奈月数理化很好，好得全年级从没有人敢跟她比高低，可是，奈月也没考上。新学期开始时，奈月到学校缴了钱，打算再补习一年。李富贵却不补习了，他承包了村里三百

六十亩荒山，要种树。奈月来劝他，也说不出什么话，只是看着他，说，去吧，你去吧，去补习。李富贵不听，扛起锄头就上山。奈月返身去了学校，把书包收拾了，把东西收拾了，回到桃花村。

奋玉很生气，奋玉是奈月的父亲，也是桃花村的支书。奋玉跺一个脚，全村都要震动三天。但是奋玉拿奈月没有办法，奈月低着头，一动不动，什么话都不应，脸上也什么表情都没有。最后奋玉说累了，骂累了，转身走掉。这是奈月的绝招，以柔克刚。以后关于外出打工，关于出嫁等等诸事，奈月也都是采取类似的办法，无论你怎么说，她就是不外出，就是不出嫁。现在奈月也二十九岁了，桃花村有这么大没结婚的男人，但没有这么大岁数还没出嫁的女人。奈月一天天老了，脸上起了黑斑，有了皱纹，还有些发胖，但她不出嫁。

奋玉为奈月的事找过李富贵，那时山上的树刚长到齐人高，李富贵从信用社贷出的钱还远没有还清，所以根本看不出李富贵会有发起来的一天。你跟奈月的事怎么样了？奋玉问道，脸上显然挂着几分不情愿。李富贵挠挠头，眼睛一眨一眨的，没明白。你究竟跟奈月的事怎么样了？奋玉又问，声音提高了很多，鼻孔也张大了，两道粗气重重呼出。李富贵继续挠头，然后问：什么怎么样了？奋玉破口大骂，后来在很多场合，一有人提起这个话头，奋玉就破口大骂，奋玉说他妈的，简直太他妈的了，我操你妈的李富贵！

李富贵挑着担子走在雨中，脚下的胶鞋底已经不知什么时候脱落了，留在烂叽叽的土里。李富贵赤着脚，走得很快，闪电一样快。他很久没有赤着脚走路了，有了钱，他足以买很多鞋，皮鞋、运动鞋都买得起。我操你妈的李富贵，奋玉当初是这么骂的，奋玉那张愤怒的脸在雨中慢慢现了出来。李富贵那天不知道奋玉为什么愤怒，刚开始真的不知道，头都快挠破了。奈月是他的同学，他们一起从学校往桃花村走了三年，那又怎么样了呢？奈月是奈月，李富贵是李富贵。奈月长得不难看，只是屁股大了点，相当大，腰那个部位一结束，往下陡然就面积巨增，盛大的肥肉在那里堆积如山，划出一左一右两道大弧线，宛若两个括号。奈月在学校的外号就是屁股，大家背地里都这么叫

她,那个屁股怎么怎么,那个屁股又怎么怎么,听的人都知道说的是谁。不过,即使是这样,奈月也不难看,而且奈月是奋玉的女儿,这一点别人看来很重要,只有李富贵没觉得重要。为什么一路上要说那么多的话呢?因为李富贵爱说话,因为路上没其他人可说。李富贵一直没有从性别意义上看过奈月,奈月是同学。这么大的雨,天地白茫茫一片,眼都睁不开,李富贵这时候想到的奈月仍然是同学奈月。

### 三

李富贵不知道到哪里找古菜花,没有人知道古菜花去了哪里。李富贵一趟趟往古家村跑,古菜花的母亲说古菜花没有跟她联系过,古菜花母亲甚至手指戳到李富贵的鼻梁,她说我女儿好好的被你娶走,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?李富贵答不上来。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?他也一直在想,想不明白。不过他不相信古菜花母亲的话,古菜花不跟他联系,古菜花一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,可古菜花一定会跟她母亲联系的。自己的母亲,古菜花怎么会不联系?

唱了一首歌,成了李富贵的妻子,古菜花笑嘻嘻地说自己被李富贵骗了。李富贵说谁骗谁了?我走我的路,你摘你的花,可是你却偏要在我路过时唱歌,唱得又那么好听,声音又脆又甜,这就不能怪我了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,古菜花的样子比茉莉花还诱人。李富贵那天就不走了,他进入古家村,找人打听,打听那个唱歌的女孩。三天后媒人登上古菜花家,手中拿着李富贵的照片。古菜花仔细打量照片中穿西装打领带的李富贵,听媒人叨叨说着。古菜花的母亲摆手摇头,很生气的样子,说,怎么能提个桃花村的亲?不可能的。媒人问古菜花,古菜花也说,不可能的。媒人走了,李富贵来了。李富贵不是来一次,他平均每天来一次,每次都赖在古家,非见到古菜花不可。古菜花的母亲烦了,手叉到腰上大骂,骂桃花村的人不要脸。但古菜花拦住了母亲,不知不觉间古菜花脸上多了一些闪烁不定的光泽,最后她看着李富贵,脸突然红了。她说,好吧,我嫁给你。

李富贵真的没有逼她,是她自己说好吧,我嫁给你。

古菜花这么一说,李富贵就马上回到桃花村,开始盖新房。时间太紧了,他只盖了一层,又宽又大的一层,里外抹了白灰,亮堂堂的,然后把古菜花娶来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,闹洞房的人逼古菜花唱歌,古菜花看看李富贵,李富贵点点头,古菜花就唱起来了,她的嗓音真好,像广播喇叭里传出来的。做了李富贵妻子的古菜花不再下地,没有上山,李富贵什么重活儿都不让她做,李富贵把她养在家里,白白嫩嫩的,一天比一天好看。可是有一天,古菜花却突然走了。她去了哪里?不知道。

李富贵是在尚干镇遇见许木匠的,尚干镇农贸市场门口。那天李富贵买了布料买了毛线肥皂盐巴味精出来,向人打听哪里有木匠。桃花村也有人做木工活儿,但李富贵嫌他们活儿太糙,不要他们,他到镇上来找。人群中马上有回答,他说我就是木匠,我姓许。

许木匠的手艺的确不错,锯起木板又快又直。他先把新砍下的杉木锯了,一片片整齐地靠到墙头,然后再锯已经晾干的老木头。细密的木屑在阳光下飞舞,像被放大的细菌一样轻盈飞舞,落了许木匠一身,连睫毛上都沾了一层,这使许木匠身上有一股很特别的清香。在城里做工是不要手工锯的,许木匠说,在城里用电锯,哪要手工锯得这么麻烦。李富贵知道许木匠没说谎,他在尚干镇看过人家锯木头,哗一下推过去,尖利的声音马上响起,只是眨眼间,一根木头一分两半了。许木匠到桃花村,只做一个衣柜,他没有带来电锯,只能用手工,李富贵觉得有点对不起许木匠似的,对他直笑,还让古菜花弄出很多菜给许木匠吃。

每天三顿之外另加两餐点心,桃花村人无论请泥工、木工还是裁缝,都是这么款待的。许木匠自己并没提出要求,许木匠对吃住一句都没说什么,但李富贵还是照桃花村的规矩做了。三顿饭菜反正跟主人一起吃,有肉有酒就是了,讲究不多。主要是点心,桃花村人对客人的情意在心里才能体现出来。有一种白丸子,其他地方不多见,是用糯米做成的,糯米先和了水,浸泡一夜后,放到石磨里磨成浆,然后榨干水分,搓成细长条,掰成指甲大小的一粒粒,再晒干,又白又嫩,

像古菜花一样又白又嫩。白丸子制作的过程很繁琐，煮起来更费心：水太凉下锅了，散成粉状；水太烫下锅了，又结成一团夹生了。古菜花第一天就端出白丸子给许木匠吃，许木匠没推辞，低着头，一勺接一勺吃得飞快。然后嘴一抹，他说，好吃。古菜花笑笑，回答说，富贵也说好吃。

李富贵的确喜欢吃白丸子，古菜花做的白丸子。他挑着担子，不戴斗笠，不披雨衣，闪电般到了尚干镇。箭似的大雨还在下，农贸市场因为雨天而冷清，摊主坐在那里打着瞌睡或者聊天。李富贵走进沙县小吃店。来一碗白丸子，他说。店主说，白丸子没有了。李富贵猛地把桌子一拍，他说，给我来一碗白丸子！

李富贵跟店主熟悉，每次来镇上，李富贵都到农贸市场旁的这家小吃店，炒两盘菜，喝一瓶啤酒。他到镇上不仅买布料、盐巴，还买苗木、化肥和杀虫剂。树一年年长大长成后，他还要来找买主。他常到镇上，常进这家小吃店，可是现在店主认不出他来了。店主看看他，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干的，衣服湿漉漉皱巴巴地贴着皮肤，东一块西一块粘着泥巴，地上已经摊下一堆水。而且，他身子在抖，发紫的嘴唇不停地哆嗦着。店主说，你先来点酒吧，喝点酒，你可能太冷了。李富贵说，给我来一碗白丸子！店主有些不高兴了，眼睛瞪起来，店主说，没有白丸子卖，要吃你找别人去！李富贵把桌子又一拍，霍地站起，又坐下，他说，我是李富贵，我要一碗白丸子！

店主没有见过这副样子的李富贵，李富贵先前每次来都打扮得有模有样，夏天T恤，冬天西装或者夹克，连头发留的都是分头，桃花村没有第二个人这么讲究的，连奋玉都不如他。店主认识的是那副样子的李富贵，而现在的李富贵，除了一身湿漉漉外，还有长长的头发与胡子，头发与胡子把他脖子以上遮得几乎看不见肉了。

古菜花会剪头发，真看不出古菜花居然会剪头发，比理发店剪得还好。李富贵的分头以前是到镇上剪的，后来是古菜花剪。古菜花拿着剪刀按住李富贵的头，咯咯笑着。古菜花说，让我剪，我给你剪。李富贵说，要是剪得太难看了怎么办？古菜花说，再难看也是我看，我不嫌弃

你就是了，你让我剪。结果一剪，李富贵很满意，古菜花也很满意。古菜花说，你哪天如果不要我了，我就去开理发店养活自己。李富贵说，你哪天如果不要我了，我就再也不剪头发了，我要一直留着。然后李富贵到了镇上，一把梳子，一把剪刀，一把推剪，他把这些东西都买回去。李富贵的头发长得快，又黑又密，古菜花每两星期给他修剪一次。古菜花走的那天上午还给他剪了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古菜花端了一张椅子到院子里，这不奇怪，每次都是在院子里剪。许木匠也在院子里，衣柜已经做好了，很鲜亮地立在那里，许木匠把最后的几颗钉子嵌进去，锤子砸下去砰砰响着，还有回声。李富贵问他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妻子古菜花手艺怎么样？许木匠瞥了一眼，说，好。李富贵就让古菜花也给许木匠剪。许木匠推辞了，不是客气，是很认真地推辞。李富贵就过去，拉着他的胳膊拖过来，按在椅子上。李富贵说，免费剪发，让古菜花给你剪一次，一定不会难看，难看我陪你。古菜花第一次给李富贵以外的男人剪发，剪得很好，许木匠照照镜子，摸着头也笑了。许木匠很少笑，几乎没见他笑过。许木匠说，咦，真不错，剪得真不错。

那天中午吃过饭后，李富贵去山上逛一圈，他每天总要到山上几次，去看看树。去之前他把工钱付了，还跟许木匠说了谢谢。从山上回来，许木匠已经走了，古菜花也走了。

#### 四

奈月把头发一古脑儿梳到脑后，高高扎起，几乎高到头顶。从高中起她一直都留这种发型，高中的时候头发非常浓密，没有人觉得她这么梳有什么不妥，可是十几年过去，奈月已经不是十几岁的小女孩了，从头顶垂到背上的那撮马尾发也越来越稀疏了，可她居然还留这种发型，每天一个样，从来不改。李富贵是这么跟奈月介绍古菜花的，他说，奈月，这是我妻子古菜花，你就叫她菜花吧。奈月甩甩头发，眼睛左右闪烁了一阵，才定住，落到古菜花身上。她笑笑，说，你好，菜花。奈月比古菜花大，大了五岁，这从外表一眼就看得出来。所以，古菜花叫道：奈月姐。



李富贵要娶古菜花的消息奈月很迟才知道。李富贵盖房，奈月来看过，但奈月没把盖房与娶亲联系起来。奈月说，房子真漂亮，为什么第二层不盖上去呢？李富贵说，来不及了，先盖一层。奈月想问为什么来不及了。这时工人喊李富贵，李富贵就跑了过去。几天后奋玉对奈月说，你现在死心了吧？李富贵要跟古家村的人结婚了，结婚证书都打了。奈月不相信奋玉的话，只是表面上不相信，内心还是猛地咚了一声。接下去，大红请帖就到了，李富贵请奈月参加他的婚礼。奈月没有去，桃花村所有人的婚礼奈月都不参加，包括李富贵的。奈月总是以要上课来推辞，她要上课，给桃花村小学的孩子上课，奈月不补习不打算再考大学后，就去桃花村小学当代课老师。当了老师后其实也不见得就忙成什么样，大家都知道奈月其实只是找一个借口而已。

李富贵结婚了，奈月就再不去找他，路上碰到了，李富贵向奈月介绍古菜花，古菜花叫奈月姐，奈月甩甩头发，笑一笑，走了。奋玉说，现在该嫁了吧？人家都结婚了，他妈的李富贵这个兔崽子，我操！

李富贵让奋玉失了很大一个面子，但李富贵又是村里少不了的一个人物。六一节，李富贵给村小学捐款，给初中校买课桌椅，甚至上面来检查，请了客，村里没钱了，李富贵也出面把单给买了。桃花村毕竟是山沟沟，在桃花村再富的人，到了外面，也是小巫了，什么狗屁也不是。奋玉一直对奈月说这个道理，但奋玉说了也白说，奈月不听。李富贵结婚了，奋玉以为这下子奈月再没有不听的理由，就托了人，说了个人家，是镇上的，开音像店，人本分厚道，长相也配得上奈月，虽然结过一次婚，老婆去年刚病死，不过奈月都这个年纪了，还有什么好挑剔的？

音像店的小老板很快就来了，到桃花村来相亲，这至少说明了人家的诚意。这么远的路，倒了两次车，走了半小时的山路，小老板还是来了。见了面，小老板就有几分满意，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磁带，说，这是 F4 的歌，《流星花园》，很流行的，很好听的。

奈月并不伸手接，而是眯着眼冷冷看着他，嘴角一直往两边撇去。你来干吗？她问。

小老板指指一旁的介绍人，说，是他介绍我来。